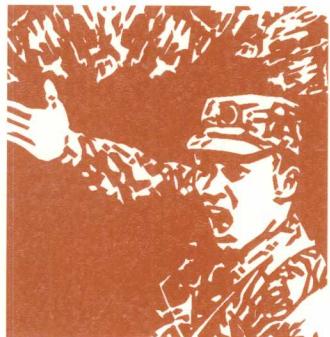


刘白羽

代表作



火光在前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〇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刘白羽代表作

火光在前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刘白羽 著

华夏出版社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白羽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重印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978-7-5080-1550-7

I. 刘… II. 中…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现代 [I] 刘白羽 -
选集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3106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18 印张 275 千字 4 插页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定价:27.00 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后至 1949 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 30 年左右。30 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 30 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 108 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 1. 19

刘白羽小传

刘白羽，中国现代作家。1916年9月2日生。北京人。

幼时当过学徒。1930年入北平市第一中学读书。“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投笔从戎。后在部队驻扎绥远时因染上伤寒被送回家中休养。1934年考入北平民国大学中文系，开始练习写作。1936年3月在《文学》月刊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冰天》，揭露了旧军队的腐败。1937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草原上》。《冰天》和《草原上》均被选入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一九三六年短篇小说佳作选》。这些作品主要反映了当时的一些社会问题。

1938年春，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参加文艺工作团，辗转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受到战火的锻炼。1939年到太行山，受组织委派着手写《朱德将军传》。1940年回到延安。这期间创作了不少反映抗战生活、歌颂抗日军民的作品，如散文特写《八路军七将领》（与王余杞合作）、《游击中间》；小说《龙烟村纪事》等。1944年到重庆，担任《新华日报》副刊编辑，并写了大量介绍边区生活的作品。

1946年初，到北平军事调停执行部任记者。不久国共两党谈判破裂，被派往东北战场担任新华社随军记者。亲身经历了解放东北、华北等多次战役，后又随军南下，直到解放战争全面胜利。长期的战斗生活给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他以饱满的热情努力刻画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的英雄形象，创作了短篇小说《政治委员》、《战火纷飞》、《无敌三勇士》；中篇小说《火光在前》及报告文学集《为祖国而战》等。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战斗气息、朴实无华的艺术风格，充满了鼓舞人的力量。

1950年，他参加编制反映解放战争的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曾获斯大林文艺奖金。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两度奔赴朝鲜前线，写了散文通讯集《朝鲜在战火中前进》、《对和平宣誓》和短篇小说集《战斗的幸福》等，揭露了侵略者的暴行，歌颂了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英勇战斗的精神及中朝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1955 年以后，他主要担任文化领导工作。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协党组书记、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等职务。同时坚持创作，写了许多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讴歌新思想、新风尚的优秀作品。主要有散文集《火炬与太阳》、《早晨的太阳》、《红玛瑙集》、《晨光集》和短篇小说集《踏着晨光前进的人们》；中篇小说《扬着灰尘的路上》等。其中散文的成就更为突出。他的散文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充满革命激情，文笔粗犷、豪放，富于诗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文革”结束后，他焕发出新的艺术青春，写了大量散文，并修改完成了抗战时期就已写成初稿的长篇传记文学《大海——记朱德同志》。1987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以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为广阔背景，成功地塑造了我军高、中级指挥员和普通战士的光辉形象。作品情节跌宕起伏，语言优美生动，荣获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近年来，年已八十高龄的刘白羽历经四年呕心沥血，又完成了一部长达 70 多万字的长篇巨著《风风雨雨太平洋》。

1996 年，在全国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目 录

刘白羽小传 1

小 说

| | |
|-------|-----|
| 冰天 | 3 |
| 草纸厂 | 14 |
| 黑 | 31 |
| 草原上 | 49 |
| 病 | 73 |
| 政治委员 | 88 |
| 勇敢的人 | 100 |
| 百战百胜 | 109 |
| 无敌三勇士 | 119 |
| 血缘 | 128 |
| 回家 | 138 |
| 红旗 | 147 |
| 火光在前 | 159 |

散 文

| | |
|-------|-----|
| 同志 | 223 |
| 记左权同志 | 226 |

| | |
|------------------------|------------|
| 人民与战争 | 233 |
| 曹纬传 | 236 |
| 漂河口杂记 | 246 |
| 新社会的光芒 | 251 |
| 光明照耀着沈阳 | 256 |
| 记北京的胜利日 | 261 |
| 横断中原 | 267 |
| 火炬映红了长江 | 276 |
| 刘白羽主要著作书目 | 279 |

小 说

冰 天

—

从山头上吹过来的北风，铁片一般，削着蜷伏在驴背上的行人，一阵紧似一阵了。

腊月的天，短得和狗尾巴一样，又是太阳将要落下去的暮天里，那灰色起伏的山峰后煊起一层染了血似的红云，这更催快了蠕蠕动在山道上的一行黑影。马疲倦的嘶喊，冲破了响在冻土上的一片车轮声，皮鞭子劈拍的击在空中，脚夫们的哄喝，在这时是觉得非常细微而暗哑了。人和车的轮廓模糊在一起，只有条线在微微的向前伸展……伸展。一股暗的灰影，也从东面渐次往这面涨了来。荒大的草原，被寂静笼罩着。

这样行旅，是没有头的，一天只是运输的车辆和背了枪枝的人，像潮水般往前乱涌过去，从早到晚，是不会有休止和隔断发生，就有时有一两个人，离开队伍，但他们总会立刻赶上来，混在一起，模糊的涌去了。

一匹老马，拉着那辆堆满地图箱子的破大车，迟迟落在后面，王强袖着手，坐在辕上看着一片一片的热气，在马的鼻孔上扑着……

“土蛤蟆井还有五里路……天又黑了。”

他自言自语的垂着头，夜，暗暗浸在军衣上，像泼了一瓢凉水——一颗大星在远远的出现，咕，咕……轮声中，那沉重的压着的想头，又浮悠……浮悠的荡动了。

“一个秋天，正是有点要黑下来的黄昏里，悄悄的离开白杨木下的一堆黄土。看了一眼，走出两步，又回过头看了一眼……脚那样虚茫茫的迈到地边上。两串眼泪，像水一样淌下来。一步，一步，远近的村舍，一点点黄花，弹破了家家的窗纸了。妈死了，还谁管……想起伯伯，更像一股火烧在膛子里。他是绅士，家

里祖宗遗留下的田地，全让他一手吞没了。妈病了，没一个钱买点丸药吃，……就那样不行了。”

当了兵，又很快的过了三年。“给妈妈报仇”，妈妈一生受尽了人家的欺负。时时刻刻纪念着，就像粘在心叶上。

“妈妈临终，枯瘦的嘴角上，溜出来那句话‘强……儿，我不行……行……了，自己……找饭去吧……唉！……’一条喟然的叹息，结束了老人家的寿命。妈妈眼睛闭上了，自己捶着木板，号啕大哭。她的眼，也不像平时那样带着慈爱的光睁开了。直到昏迷过去，又清醒回来。天，垂垂欲暮，微风正吹出屋檐下一只只檐末虎，飞，飞……把破棉被卷了老人枯瘦的身子，走出门口去，提了铁锹想起妈妈平日说话的样子，哭起来，一直到坡下的地角上，哑了嗓子，没人管。穷人的死，真不如一只狗！”

“走出庄上的时候，远远望着伯伯的房子，咬着牙，向幽冥中妈妈的灵魂，立誓给妈报仇——营中，升了中士，升了上士，全没有忘过，只想抽一个月空，带了枪跑回去，可是现在往西北开拔，越走越远了……”

车十分颠簸。他呆呆的想了半天，又下劲的，把干树枝子在马背上抽了一下。

前面一点微微的骚扰……黑暗把整个的天野全浸没了。他伸起头来看不见前面团长驼轿上的两盏保险灯，但觉得车轮迟缓下来。马像要睡着了似的疲倦，一步一歪。

旅人的疲倦沉落下来了。一点微黄的灯影，在店家的大门上，照着横七竖八的影子，散乱在地面上头。马，骡子，拖了个呵欠的灰衣人……枪枝上环子微响，虽然一切全动着，一切全冲到疲倦的手掌里来了——王强拽了钢绳，随了狂流一样的脚步，挤进去。院子里，一股马粪味来回的回荡着，屋子的小窗洞上，微微投出两点鬼眼一样的火亮，脚底下，喂牲口的黄草埋没到脚面上，黑影里好几点风灯随了副官的背影，插进人丛中又穿了出来。车卸下了，老马被脚夫拉进后面草棚子。他的眼皮，更是没有劲来支撑了，想走进屋里找个地方先歇一歇——可是屋里，满炕满谷，一片灰暗，蠕蠕的动着，活像虫子。

半牙冷月从东面爬上来，山和山的头顶，联接成一条弯曲曲的线，界着上面青天，下面黑地。门外没有一棵树，只是尺来高的枯草瑟瑟细语——路中，几个人影摇晃着，是巡逻的人背了枪走过去。“今天该三连放哨……”他想着向后面

架了一片帐篷那儿走，远远看见纸灯写着“第一连”三个红字，飘荡在木竿子上。

帐篷外面，是一片模糊的黑影；里面稀薄的黄光下，人全裹了破了面的皮大衣，坐着吃凉馍。

“老王……来吧，你押车，夜里不摊勤务了。”

他鼻孔中闻着凉馍的气味，饿像一只小手在肚上抓着。便在筐箩里检了一个大嚼，咽了水壶中的一口水，含糊的问：

“真的吗？——”

“是，张排长说的，……闹着了，哥们。”

饭后，菜色的脸，一团团微动着，几十只眼睛，全叫疲倦给拴在一条线上扯着了。他解下身上的军用毯，挤在地面上，外面，呼，呼……呼，呼……好像起了大风了。狗在远处狺狺的叫着……夜，还是三月里的死水一样寂静。灯头被谁捻小了，好像油要涸。篷口，守卫人的脚步踏着沙子，……屑索，屑索……的响，过来——过去。鼾声在一个角落上放出来。

“妈妈”的影子在眼前一闪，不过困顿的牵扯，他立刻昏昏的睡去了。

二

次晨，五点钟左右，起床号清清冷冷的，不知从哪一方向吹过来。

睁开眼睛，只瞧见一片灰白，天和倒霉人的脸子一样沉着……一股冷气暗侵进帐篷来。嘴的四周，一圈白的冰凌，冻在皮衣的领子上头，这是一夜吐气的凝结，一切全是浸在冰冻中。只剩嘴唇里微微有点热，可是溜出外面，便也立刻和凉水一样了。

“塞外苦寒……再走两天，不知还要怎样冷呢！”

王强对于前途暗暗萌下疑虑的念头了，现在才走了一天，将来一片雪地冰天，又如何活下去——外面，风是不刮了。只剩下一点尾巴，一阵，一阵，拂得野草微微呼啸起来。他披上大衣，坐在地毯上，往腿上打一只灰线的裹腿。梦是半夜，给晓风在一刹间吹跑了。可是，眼睛是朦胧的，手脚是慵懒的，……醒来的人，全偎在一大堆里，是早寒的逼迫，是长途的跋涉，在短短一宵中不足休养，一条呵欠在人与人的心上贯穿着。

爬起来，走到帐篷口外。

天作酱黄色，风在草上面打滚，草全向南倒下去。忽然，旋风从远远的钻出来，卷起一个大圆圈向天上旋去，立刻，碎石飞扬，沙子随了风势，向一边掩没来了——昨夜大风的剩余，是盖倒了地面枯草的土漠，一片黄布拉到天边上去。

守卫的人，像冻硬了的木头一样，一歪一斜，在土上踏了几片深深的脚印，头缩在衣领里，枪冷得在宽阔的脊背上颤抖。

远处——团部的宿店那儿，连一个人影子也找不出来。全是人，全怕冷，谁又愿意硬顶着这冷劲儿，便去跑沙道。他退了回来，想倒在人的堆丘间暖和暖和。人却说，他带进一股冷气来，推他，不愿让他躺在旁边。班长一面催人起床……一片更大的鼾声，从下面透出来。

终于，裹了毯子坐下，静。他又凝眸在烧干了油的提灯上，从玻璃凸面的暗彩上，反映起来片片幻影。

太行山下的故乡，这时虽然也有大风成天成夜的乱刮着，可是，总不会这样的苦寒。小时的冬天，天天在那矮小的屋子里，生它一灶硬煤，火苗便熊熊的冲上来，和妈妈炒半锅铁蚕豆吃，妈妈的嘴上，还会流出许多许多的笑话，来消磨长夜，那时的心上，充满了温存和慈爱。现在，依然是冬天，可是在荒凉的野外了。他想到家，想到妈妈……再进一步想到“报仇——”

虽说他是个大兵，一样有一颗铁的心，不过，他的眼泪又转上眼圈来了。

口渴得很，畏缩的手，摸出放在毯边的水壶来，手中掂着，它是特别的比往日沉重。想打开盖，盖又冻上了，呵了半天暖气才弄开，可是，水已经凝成了一整块的冰，无从倒出来了。他颓然的放下去，头迟迟的垂下——一层黑影，在眼前一闪……又一闪。

“老王——你又伤心吗？”

班长是一个多情感的人，直心直语。他们在一块相处了两三个年头。现在，他升了班长，就保了王强作副班长，所以互相全很明白。

“唔……这天变得真快，你看水壶简直冻成一块铁了，我想……我想，我们怎样活……”

“呵，你说天吗……等到再走两天，更得冷了。昨天，三连里一个压车的弟兄，从前线回来，说喝水全得凿冰，吃……吃什么，小米饭都冻成一团……怎样活，你说怎样活！”

号声又悠扬的送来，一条尖锐的声音，拖得长长的，高高的。

“集合……集合……”

人全陡然跳起来，一面让着，把毯子捆在肩膀上，提了枪乱蓬蓬的向外跑。王强也裹在一起跑出来——风，没有了，太阳像一抹红粉从东面的地平线上，深深浅浅的涂来。几团白云和野马一样，迅速的向远远的青天上跑。灰色的人影，蠕蠕动在平远的草原上，这儿也一堆，那儿也一堆，——号兵是站在店家的大门外，号嘴上，一条绸子飘飘的刮。

像有一根线牵扯着，他一直往那里跑去，东东西西，全有人的脚印，弄了一个个深坑。

副官的背影，又穿插在院子里的人和牲口之间，指挥着，哄喝着……马的嘶声压下去，车轮的转动声又继着响起来。一行车子摇摇摆摆出了大门。一排一排，站在空地上头，待命出发——太阳光照得铁轴上放出片片光亮来，天气也暖和得多了。王强在箱子缝间，抽出一根树枝子，看看老马的胡须上，一点点水珠沾着。

又是一顿地皮色的凉馍——帐篷全拆掉了，剩下地面，光光的几片没有沙土的空地。

团长驮轿上的铃铛，清晰的悠响起来，“当啷……当啷……”出发号冲破了早寒，四处的黑影全慢慢动了起来。他跨上车辕，袖起两手，老马紧衔着前面的车尾巴，迈动粗糙的腿，车身微微震了一下，便开始……咕咕……的往前进，还是那么一行黑影伸展……伸展着。

前面车上，是一个大胡子的老兵，——在他的脸上，好像只有一个鼻子和两只暗红色的眼睛，其余，全模糊在黑茸茸的髭须里了。他常常低下头，去向怀里摸出一个小葫芦，凑到嘴唇上，喝两口——嘘一口气。

“你是一连的——来，喝一口。”醉鬼转过身子，一阵酒味扑了过来，薰得人头昏脑涨。

回头看看昨天宿营的地方，心中有点凄然。路的来处，几点黑螺似的远山，更显得杳小了。他低下头去沉思——山的那面有大道，大道可以一直折转到自己家乡去，这面只是草，只是狂风冷冰的荒原。

三

上午还很平静，下午就有点铁片风。大胡子醉得烂泥一般，睡在车厢上。

大道的土，仍然是冻得铁片似的，时时有两块突出地面的石头，把车轮给垫了起来。两边遥远的连绵山影，也渐渐消没，除了偶然在头上横过几块野云，在地上弄一片黑影外，太阳老直瞪瞪的瞧着一行人这样趋进。

“大余台……今天有房子住了。”像一种传染病，从这人的嘴上，溜到那人的嘴上去。

王强步走了一会……

道倒是越走越宽，可是两边平野上的枯草渐渐稀少了。一片沙子裹着石头，迤逦到远远的地平线上去。太阳一压山的时候，发出一片灰赭色的余光，和死猪血一样，涂抹着。四处一望，说不上的荒凉往心腔上抹，虽然人是这么多，还有，骡子，马……然而那全和木头一样，不会带一点安慰羁旅人的意味。风紧了，比昨天来得更快。

“天呵，这是多么荒凉的地方，简直是一步步走向坟墓去了！你想，昨天那么大的大风，假如一个人，一定得叫风给冻死，还吹跑了。可是他们说，还没到真冷的地方呢，今夜……顶多明夜，我看怎么过，世界上真是一天比一天残酷了。”

忽然有一块冰，触到身上似的，抬起头来，太阳赶下西天了。月亮可没上来，上来的是几块乌云。

“平远的草原，人们为什么把它抛弃了，没人来经营呢？假如，有一家家的房舍接连住挤满来，有街，有铺店，有火……人多了，天就不会这样狠得要冻死了人吧，哼……假如更有一条铁路……”

……天黑了以后，赶上五里地，扎营在大余台。

大余台的矮城像古老的石头，木然立在夜的黑暗里。队伍从门洞下挤进去，两扇大门，被风雨吹朽得活像两个饱历风霜的老人危倚着。街上的灰土是被搅起来，成了一团灰影，看不清五步外的人，不用说两边的屋舍了。灯，只稀少的几点点黄，疏落的点在远处，如同在五月早上的浓雾里。看天上摇摇欲落的夜星似的——号声在那儿吹，还有人在那儿喊叫，以及骡马划然的长鸣，乱糟糟的弄成